

第一回 奸商巧诱周寡妇

诗曰：

好把名花着意防，休教闲荡出官墙；
无端蜂蝶寻香至，惹得劳心似絮狂。

话说清朝道光年间，清池县境地，一女子姓刘名贵梅，原是读书之人家的女子，父亲是个饱学之士，一向在外开个学馆，自小令他读些烈女传，这贵梅生得伶俐，领悟极快。

不料到十四岁，母亲张氏恶疾在身，久治不愈，终日卧床不起，不须几月，竟自去了，父女抱头痛哭一场，扶尸入棺，料理停当。

一日，父亲思量：“早日他在家，母子照应，今日留他家中，孤身一人，日子难熬，若在邻家来去，恐怕没有学好的，有失体面；若我在家，又顾不及馆，如何是好？”

思量来去，仍无结果，遂想将小女子与他人，转念思忖，这斯文人家，决无将小女与人作婢女之理；送与人作女儿，谁愿赔饭养他？后来又陪嫁与何人？如此一想，倒不及直接送与人作媳妇省事。

主意已定，父亲便四下打听合适人家。

一日，遇见东村一媒婆，托他此事，那媒婆倒亦用心，寻了几日，回话道：

惠水有一开店的寡妇，姓周名昭，有一儿闲在家，叫曾桐，年仅十四，适才探询此事，那周寡妇喜不自禁，料想此事得成。”

刘父听罢此言，急于要把女儿与人，亦不论门风，亦不细探那周寡妇为人如何，只收他几两碎银子，欲将小女贵梅过门。

贵梅几日前即料得此事，刚离亲娘，如何肯与恩父别离？刘父好言相劝道：

“我只为无极奈何，将你小小年纪与人作媳妇，你定乖乖的，切要听婆婆的教训，不要惹他恼，为父也安心，那曾桐年纪与你相仿，料不得与你日日为难，只管放心去吧。”

送至周寡妇家，又向寡妇道：“小女乃没娘女儿，不曾教训，年纪又小，千万

亲母把作女儿看待，不要说老夫感戴，连老妻九泉之下亦安心。”

送了小女，刘父自去了馆学。

只是这寡妇有些欠处：先前这店子是丈夫支撑，他终日在里间，不出门，日间只管些茶饭，并不见人，想那丈夫得了病，不能管事，儿子曾桐又小，他只好出来承值，遮羞怕耻，到后边丈夫死了，欲典店，又舍不得这般生意，让人，又没甚过活，只得承头露脸，出来见客。

此时他已三十模样，遇有老成客人，道是寡妇，亦避些嫌疑，倒定那些白面少年，遇有轻薄的，不免用言语勾捞他，风月态度幌他。

周寡妇乍见乍闻，亦有个见怪的意思，渐渐惯常其事，亦便来撩嘴，人见他活动，越发来逗惹他，他年少性情，水性妇人，如何按捺得定？有赋为证：

人皆欢然聚首，綦我独罹头睽乖。
忆缱绻之伊始，先胶欢之糜懈。
银灯笑吹，罗衣羞解！
红霞颊兮芙蓉双红，染春心枝柳兮粉黛！
空房亦何急？

想那寡妇怨花怨月，夜雨黄昏，好难消遣？欲得嫁人，怕人笑话，儿女夫妻，家事好过，怎不守寡？待要守寡，天长地久，怎生熬得？日间思量，不免在先夫坟前诉愁说苦，痛哭一场；夜间思量起，亦必捣枕捶床，咬牙切齿，翻来覆去，叹气流泪！

兴许是他缘凑，一日来个商人，姓汪名道宇，荆州人，家事殷厚，常来惠水经营生意，道宇积年于周寡妇店中歇，却不曾与寡妇相见。待得店主归西，适才与周寡妇照面。

此番相见，见他生得清秀可爱，便亦动心，特意买了些花膝裤物送他，不想那寡妇却亦红脸收下。

这汪道宇本是风月场上的老手，见此情景，知其动意，便放开胆子，他本住于前边楼上，故意嫌人嘈杂，搬至厢楼，与寡妇接相近。

一日夜，汪道宇不能睡，于房内独语，遂起床点灯，打开窗子，唱些私情小曲，

以此引他。

且说那寡妇正于隔壁房里纳着鞋底，闻得此声，早已心动，便停下手中活计，将耳厌于门缝边，听得心急耳烧。

道宇见隔壁毫无动静，却亮着灯，欲察个究竟，遂轻手轻脚推开房门，蹲身来到了廊边里，此时周寡妇正开着门直瞅，突见一人影显现，又听得邻房声止，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，知是这客商来至近前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办好。

道宇壮胆推开那寡妇的房门，却见他正坐于门房，双颊红润有加，眉目传情，手捧鞋底却一动不动，遂向寡妇道：

“亲娘，茶便讨碗吃。”

那寡妇笑吟吟道：“茶水在这里讨得？”

道宇笑道：“正在此讨得！”

言罢，上前一步将寡妇手中那红鞋底儿夺了过来，道：“是什么缎子的，待我明日拿一块来相送。”

寡妇道：“前日已收甚多，怎敢再收？”

道宇道：“我的亲娘，不收怎的？怕我讨还不成？绝无此意，但收无妨。实则要讨还，亦不及绸缎，碰了身子如何？”

言罢嘻笑一番，用手指来把鞋底量了量，道：“真三寸三分。”

又在手上掂了掂道：“真是好货！”

寡妇怕有人闯见，外人观不雅，就劈手来抢，道宇早已藏于袖中，顺势把个周寡妇揽入怀中，狠狠地亲了一下。

寡妇亦不言语，任他在脸上乱蹭，一时间热血上涌。久日不曾碰那话儿，今日焦渴难耐，伸手去摸那阳物。那知道宇已动了肝火，那东西竟直挺挺立竖起来。寡妇捻了捻，笑道：“这等长长大大，比先夫的大了许多，你且莫急，让我好好玩他一回。”

道宇只道这寡妇早日羞羞答答，谁知竟这般火热！腾出一只手来挖入那妇人的裤档里，摸那光光肥肥、紧紧扎扎的浪东西，一时间五根指头湿漉漉，粘乎乎，热烘烘的，甚是有趣。

这样两人各腾出一只手互搂着，一只手各玩那物件，一时寡妇“哼哼”叫了起来，原来道宇伸出中指在那户内一进一出作抽插状，叫他如何忍得？遂说道：“我

俩且上得床，慢慢尽兴一番如何？”

道宇亦不答话，将寡妇抱将起来向床前挪步。

到得床前，寡妇掀开帐子，道宇双手一松，将这浪妇丢在床上，自个儿飞快的褪了身上衣物，缩身拱入帐内。

寡妇瞅见道宇那阳物末梢红通通、圆溜溜的鸡蛋般大小，早已心动，用手指去摸了摸，道：“实在可爱！今生那曾见得？你且着实弄我一回，亦不枉活人一世！”

于是褪了裤儿。上身那薄衫早被道宇解开，双乳胀鼓鼓的露将出来。道宇已等不及，将寡妇推至床上，分开两腿，似饿虎扑食，压了上去。

寡妇伸出纤纤手指，捏住那阳物，引他入将进去。只见那肉棒越发粗大，一手竟合抱不得，心中高兴，不觉哼哼地叫道：“心肝！快些进！我几欲痒死了！”

道宇这才一用力，“扑哧”一声尽根顶入，叫道：“有趣！有趣！里面热烘烘的。我的魂都煞了。”

寡妇道：“我那花心着实可爱，你可狠顶！”道宇一边忙着抽送，一边答道：“顶着了，看我不捣碎他！”

说罢突然用力，只几个回合，寡妇顿感周身通泰，心里叫道：“快活死了！”

寡妇身子狠命的耸动，娇声娇气，哼个不停！道宇奋力抽叠莽送，直把楼阁震得微微动，阵阵酥美，寡妇身扭腰摆，户内淫水涓涓津津外涌，四肢悚然，心内想道：“自我嫁人以来，阅人不少，从未经如此之美！如能长此享用这客商之美物，岂不快哉？遂向道宇耳语道：“日里夜间，你尽可来此与我尽兴！”

几经大抽大送，约莫三千余次，道宇方才泄了。寡妇爽快，目闭肢摇，金莲双立，液露汨汨，畅美莫如。两人相拥相抱，见已二更时分，遂搂着睡去。

天色微明，儿子曾桐于隔壁喊叫，寡妇才醒，这时只听得道宇口中喏喏道：“跌坏了！跌坏了！”

却是做梦来调戏这寡妇，周寡妇听得此言，一时兴起，竟忘了适才儿子喊叫，竟自翻身上了道宇胯间。

道宇睡得沉，昨夜又折腾，一时却醒不过来。这时觉有重物压着，只当梦中情景，又喏喏：“不及了！不及了！快些送进去！”

寡妇携牵着那生铁棒似的阳物，紧捏手中，搓个不停。道宇梦中心急火燎。这一急，顿时醒了过来，见寡妇骑在腰间，道：“前面受用一回，梦中却遭戏一回，

此刻又如蚂蚁在心口爬过，让我如何等得及？”

寡妇见他如此，笑起来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忒不长进，看你渴得恁般。也罢！待我替你消消渴！”

言毕手捧那活儿对准花蕊，降身猛的一顿，整根进入了，水星四溅。那知用力过猛，一口竟喘不得气。

道宇见半天没动静，那能熬得，翻身将个妇人压了下去，上下耸动。寡妇难受，呻吟哈嗟，忙呼“用力”。道宇奋力抽送，不顾好花嫩蕊，那管柔残玉质。

寡妇经刚才那一档顶，受苦不迭，方言道：“付郎忍心，容奴稍宽免其纵提，若再款送，奴不能忍也。”

道宇并无怜香惜玉之心，暗想道：“趁此份缘，与他下马利害，日后亦可尽心狂入。”

放去任情，加些龙阳工夫，下面力不能支，声声敬求，苦苦哀怜，上面耳苦不闻，急争深投，重重狠突，把个寡妇弄得月缺花残，粉褪蜂黄。

适时液粘滑松，寡妇渐生畅乐之意，暗想：此真人生第一乐事，畅快无可言也。

“狠心种，伺下畅交之力，用在我这得意之时。”

恰逢这时，隔壁房中儿子又嚷嚷：“娘，娘簌簌怎的不在？”

道宇闻得邻里喊得急，怕露了马脚，日后不甚便，送急急抽得五百余回，丢了，此刻寡妇已被捣得昏昏沉沉，强坐了起来，二人穿戴完毕。

周寡妇从道宇屋后一侧门溜了去，绕了一个圈儿，才到得儿子房中，不题，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二回 风流子潜室交欢

诗曰：

谁逢美色不欢欣，待旦焚燎就比论；
况是风流出世品，那甘寂寞坐空亭。

天明，道宇到缎铺内买了一方蜜色绸缎，一方白光绢，又是些好绢线，拿纸包了，还向宝笼上寻了两粒雪白滚圆，七八百重的珠子，二粒立并包了，装入袖中，回得店里，欲乘客人送入中堂。

少顷，贵梅随在曾桐身后，出了店堂。

道宇溜进中堂，周寡妇忽见一人闯入，吃了一惊，道宇遂将丝绢拿出来道：

“昨日所许，今日特来送上！”

周寡妇故意眼不看，手不起，低头道：“这断不敢领，不劳费心！”

道宇道：“亲娘，我这特意买来，亲娘不收，叫我将当何人，将礼送人，殊无恶意。”

寡妇道：“这缎绢绝是不收的，只还我昨日红鞋底。”

道宇道：“成对不急。”遂将缎绢丢在那妇人身上，妇人此时心火已动，便将扔来之物放入袖中道：“不还我？我令小妹从梁上爬过来偷。”

“承敬！承敬！”道宇亦不管那妇人定有心说的，还是无心说的，他都认真了。

是夜，道宇进得房里，仔细打量，见这厢房乃合柱三间体，那梁上都是空的，可以扒得。

道宇眼巴巴盼到晚，潜到这房中，少时，听得寡妇上了楼，儿子读晚书，媳妇做针指。

将起更，儿子入睡，丫头小妹亦睡了，寡妇亦吹了灯上床，半晌不得动静，道宇轻轻的扒到梁上，身子又胖，捱了一阵，浑身是坐，正待溜下，却是小妹贵梅起来解手，只好缩下，又停了半刻，贵梅复入帐中，道宇团一脚蹲于厢上，才转身，楼板上身子重，一振，只听得那曾桐在梦中惊醒道：“何物在动？”

妇人心已明，道：“没甚动，想是猫跳。”

道宇只得将身子蹲于黑处，再不敢动，少顷，听得曾桐复有鼾声，又得出，摸到床边，那儿子又醒道：“似曾有人走动。”

寡妇道：“夜间甚人走入房中？”

儿子又道：“兴许是贼。”

寡妇回道：“没这事！如何大惊小怪。”谁知曾桐甚是不依，叫小妹点灯，道宇听得，欲缩手爬回，只听寡妇拉大嗓门，怒道：“我料屋里缘何有贼？这日着神见鬼，若我亦似你这等大惊小怪，可不连邻里边惊动？你寻贼来！”

贵梅早已吵醒，听得婆婆如此之言，便不着声，亦不点灯，道宇复又转身，向床前挪步，又听寡妇道：“安你两在身边，栖栖耸耸，搅人因觉，明日皆去东边床上睡，我独自清净些。”

此刻道宇心中明白，知是朝自己送话，遂壮大了胆，摸至寡妇床前，入了帐子。

且说寡妇之睡床与贵梅、小儿之床相对面放，隔之甚远，一张在东边，一张在西窗台下，寡妇见这浪子如此胆大，心里既担心又焦渴难耐。

怎耐道宇已滚入怀中，二人搂成一团。

料想小儿，贵梅尚未入睡，二人只得倒身相偎，一齐用力，虽不能尽那能事，倒亦比隔壁相思爽快得多。

少顷，传来小儿鼾声，继而贵梅鼾声亦起，道宇见时机成熟，遂轻轻翻身起来，寡妇悟其意，早将玉腿分得开开的，只等那又粗又硬的阳物顶入阴户内，道宇虽心急，倒不忙于入将下去，只伸出左手。

游移到阴户，然后只轻轻一拨，寡妇口中即怪“哼”一声，假意耳语道：“你这野畜生，不得好死！”

道宇知他难忍，欲再挑拨，遂逮了妇人一只手儿，抚于自己那肉棒上，任他揉搓，寡妇等不及了，手捻阳物乱动，口中直哼哼。

道宇经此景，一来怜他难忍，二来自个儿已吐水多时，遂凑近那个缝儿加力一顶，仅进去半个首儿，又一送便不得进，惊道：“怎的只是不得尽根？”寡妇不答，道宇疑心是那户门太紧，但昨夜分明无此障碍，想必是他故意作祟，遂运足气力，拱身而起，又再刺下，只闻“啜哟”一声，寡妇即将阴户迭得甚高，一耸一耸拼力迎送，淫声浪语，好不骚发。

俄尔，道宇翻身下底，将阳物拔出仰身躺着，虽然竖起五六寸长那件大热东西，寡妇掇身跨下，一下去，套个尽极，道手捧着他那肥臀，一起一落，寡妇在上，一蹲一桩，不住的套了一会。

旋即，道宇又一个翻身，将妇人压于底下，拎起两只小脚儿，伸手摸索那水淋

淋的玉户，抚玩多时，闻得“哼哼”一声，遂一跃而上，几番大扯大拉，下面唧唧啧啧，一片响声盈耳。

此刻，二人早已忘却屋内尚有两小人，只顾尽兴，寡妇叫爽快不绝，低声悄语道：“心肝，你再弄我一会，我被你入死了。”

口中哼哼娇声喘气，百般狂荡。

二人正要死要活，忽闻小儿一个长喘，道宇恐醒来察觉遂停了下来，瞬间，曾桐问道：“怕是有贼？”

屋内顿时安静，寡妇亦不答话，阴户内热炽难耐，那阳物直挺挺倒入其中，直捣花心却一动不动，叫谁忍得？

寡妇将户儿轻轻上耸，道宇小心下桩，又弄了百余回，方才泄了。

二人早已浑身酥软，不及擦拭户儿，阳物，面相交股而卧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三回 贪杯醉酒误大事

诗曰：

红粉嫦娥映青云，桃花马上石榴裙。

上回叙及周寡妇与道宇相拥而眠，时值三更，皆精疲力竭，不时，道宇鼾声如雷，那妇人昏昏欲睡，怎耐道宇粗气直挠耳心，心里痒痒，怎能安息？又恐这鼾声惊扰小儿、贵梅，遂将手指覆其阳物，用力一捻，道宇惊醒，方明白缘由，再不敢睡，只交股而卧，当夜无话。

捱到天明，小儿、贵梅皆困于帐中，不曾醒来，道宇旋即溜下了床，回到隔壁

屋中，料想昨夜缠缠绵绵，好不痛快，一时顿没睡意，净了脸，走出了客店。

道宇一路走，一路思忖，这妇人平日好占小便宜，那然这般，今晚须寻甚送他，再分他个甜头儿。

到得一银店，道宇摸出一两银子，招来店主，道：“打两个钱半重的戒指儿，七钱一枝古挤簪子。”

看了样金，在那厢看打。

不料夜间不睡得，打了一个盹，银匠看了，又是异乡人，便弄手脚，空心簪子，足差一钱银子，打完，连回残一称，道：

“瞧瞧，不缺一厘。”

道宇看了簪，甚定欢喜，心想夜间给那妇人，定能讨得欢心，不怕不分他尽兴，抬头望那银匠，似有不对，忙讨过称，多了三厘。

道宇起了疑心，道：“式样不好，另打做荷花头罢。”

银匠道：“成工毁他不得，恐怕不能再造就，怒难从命！”

道宇定要那厮动手，便道：“定要打的，我自召工钱。”

匠人见说他不过，脸露愠色，道：“要打明日来。”道宇拾锤砸开那簪，只见碎银散将出来。

见此情景道宇暴跳，要送官，匠人道：“是焊药。”

道宇道：“难道焊药是装在簪里的，理行不通，定要见官。”

一旁走过两个邻合来，说请他吃酒，再认赔，万万别去见官，好说歹说道宇勉强应允，二人将他请到酒店吃三钟赔礼一镥银子。

道宇因此事闷闷不说，这两个邻合左右相劝，又灌上了几盘，已是酩酊。

这边周寡妇绝早起来，另铺了儿子床，那贵梅床也另行铺好了，到晚上，吩咐儿子就在那边读书，自在房里把床面收拾得洁净，禅熏香了，只等三更道宇来。

初时，寡妇独竿棹前，点一斜灯，心里好不热燥。儿子，媳妇，丫环俱已睡了，还不见那浪子到，只得和衣睡了。

到了二更，听得打门，料想是那汪贼回来。

急了起身出了门，到了院门前，摸得门开，一个人直挺挺倒了进来，吓得寡妇倒退一步。借月光细看，正是那汉子。

道宇烂醉如泥，倒于地上。

寡妇跪地扶起，却遇上一个“瓶口木香”吐了他满身。寡妇那顾得这些，忍了酒气，费力拖将起来。

怎耐道宇人事不醒，妇人那拖他得动？遂喊小厮阿喜前来相帮。二人好歹将这醉鬼拖入房中。阿善自去息歇。这妇人看这厮醉样，如何好去？

寡妇自是不理，回到自个屋中，直生闷气。三更已过，仍不得合眼，牙齿咬得吱吱响。心里又气又恼！恼的是贪杯误事，气的是没福消受。

且说那道宇半夜醒来，懊恼无及，睡了一刻，怎耐那美事索绕心头，如何安息？遂撑起身挽了齐整衣服。忽闻得房门乱敲响，疑是那寡妇，遂道：“知你要来，候多时了。”

那门本虚掩，推之可入，半天并无动静。少顷，传来邻里一房客声音：“往娼家去不？”

道宇只得复回床睡于上面，做梦中惊醒般道：“多谢！身子不快，已早睡了。”

再三推辞，只不起来。那人去了。适才经这客房一揽和，道宇心中甚是火动，折身起来，再到楼阁，轻轻扒上去。黑咕隆咚，那里顾得，只一松手，身子便落于寡妇房中。

道宇驻立壁根，侧身细听，知那小子、媳妇早搬此而去，便壮了胆子，朝寡妇床沿摸去。寡妇早已察觉，气已消大半，假意睡着，却将两腿分得大开，只等那厮来弄。

道宇不着言语，自脱个干净，钻入褥中，轻轻道：“亲亲乖肉，快些受用！”

不闻回声。用手推他，又推不醒。道宇火动，便将那物插入阴中，轻抽浅送，寡妇梦中呻吟着笑。道宇复一阵狂入，寡妇如渴得浆一般，搂住道宇，口中却嗔道：“甚人？好大胆！”

道宇亦不回答，带笑抽出那物来便要爬将下床，寡妇急扯住道：“那里去？不可如此逗人！”

道宇笑道：“你这般要紧时候，却冲撞着我。”把寡妇两腿掇起，行九浅一深之法。寡妇叫道：“入得好！”道宇心火正旺，遂将小金莲扛于肩上，凑准缝儿大抽大送，寡妇悬足于道宇背上叫道：“亲亲，内中美不可言，不知尚有几许未进。”道宇知其所言花心，道：“有两寸，更极大些未入。”寡妇道：“快入尽根，看是如何？”道宇直入尽根，不容不发，寡妇叫道：“亲亲，内中绝妙。”便将身摇动，

道宇重重抽送，寡妇轻轻叫道：“且莫动，我头目森然。”道宇不听，至二百余回，那妇人又道：“好亲爷，快活杀我。”道宇少住片刻，寡妇急了，目闭齿紧，鼻息微微，道宇大喜，疑其户内骚痒，却死不身动，半晌，寡妇实难熬得，令道宇仰卧，以阴户就之，跨马而坐，一起一落，五换巾帕，且四鼓矣，道宇又俯身其后，抽送三百余提。

寡妇早已脸红鼻青，又遭五六百抽，道宇一泄如注，一侧卧床。寡妇尚未休，用帕拭净那肉物，净头枕于道宇腿上，以脸贴其物，以口吮之，其物复，道宇再翻身插入，这精力更猛。寡妇万态千娇，无所不至。不须一刻，双双泄了。几番云雨，自己难舍，有诗为证：

颌杯片时云雨意，坏教数载竹松心。

欲知天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四回 寡妇夜窥洞房事

诗曰：

自分不殊花衣合，含香和露乐深宵。

天微明，两人怕儿子知觉，不敢再畅意。道宇穿衣下床，依旧去那壁上扒了过去。

如此夜去明来，三月有余，周寡妇得他衣饰亦不下百件。到临行时，亦百般留恋，洒泪而别，约去三四月便回。

且说道宇荆州有一娘子尤氏生得一男儿未满十五。一家子倒亦和睦。这尤氏本是贞洁之妇，道宇在外跑脚经营生意，知其艰辛，百般疼爱，每每返回，好食相待。有时道宇三、五月方回一趟。尤氏绝无养汉之事。只小儿汪思读于邻里学堂，常惹是生非，尤氏长吁短叹，料想：没那父辈相教，断如此！只待道宇返回，说与他听，放下生意，细细把教小儿。

这日，道宇从惠水返回。

进得家门，尤氏远相迎，不及诉相思苦。忙携了大小包裹进得屋内，一一翻开，却有一只未缝完的红女鞋底，一时惊愕，大怒道：“定在外嫖！且等我处置！”

道宇见此情节，情知不妙，欲辩解，却道不出口。

尤氏那容他诡辩，操起一砍柴刀，将那红鞋底侧将起来。一时间，碎布乱飞，道宇吓煞了眼，不住求饶道：“只这一回，往后定不敢犯。”

尤氏早泪流满面，摔了柴刀，抓挠起来。道宇苦苦相哀，妇人到底心软，谅了他。不再大闹，却不许再出门半步。

小儿早明事理，一旁观望汪思，不竟窃笑。尤氏提及教训小儿一事，道宇只得费力训导，无奈小儿年长，不受之，反与父顶嘴。

尤氏见了，心里痛惜，怨自个儿从小娇惯，如今那容得做父母的？遂只好由着他。

且说这周寡妇送走了道宇，又独守了半年，本约好三、四月即回访，怎耐六月有余，仍不见踪影！心中焦渴难耐，那年用里的主顾又没顺眼的，只得叹气！

自古道：“宁可没了有，不可有了没。”吃了野食，破了这羞脸，便亦忍耐不住。不得已寻几个短主顾厮混一夜，如何亦不得道宇那汉子爽快！倒是邻舍有看在眼里，传了开去。寡妇自知身心焦渴，亦顾不及许多，任随外人说笑去。

回头再说那刘学究，把个贵梅给予这寡妇家中，实才知将小女送入龌龊人家，早闻得寡妇风言风语，怕小女受其熏染，甚是担心。

贵梅刚进门时，寡妇亦怜他没娘的妇儿，着实爱惜他。管他衣食，打扮一枝花一般。外边都道：“周寡妇有接脚儿的了。”

那贵梅性格温柔，举止端雅，百说百随，极其孝顺，周寡妇怎不喜他？几月前，寡妇与那道宇厮混，虽小儿曾桐不曾知晓，但小女心细，贵梅早已察觉。每见夜里那楼阁影动，心里亦着实发慌，次日脸便红一整天，逢人便低头，恐人知其深意。

一到夜里，挂帐而卧，彻夜难眠，恨那曾桐不识人间云雨事，料想长夜难熬，禁不住哀声叹气。

日子一长，见婆婆并无收敛之意，亦睁只眼闭只眼，只做不晓，只做不见，寡妇情知理亏，又收罗他，使不言语，并不把重活计使他。

屋后有一块空地，有一支古梅并各色花，任他在里绕植，闲玩。

一晃两小到了十六岁，都已长大。此时刘学究已歿，自接了几个亲眷当他合卺。真好一对少年夫妻，有诗为证：

绿鬟妖娆女，朱颜俊逸郎，
池间双蒸菖，波泛两鸳鸯。

两个做亲之后，起初甚是闹热。只是两年前，周寡妇因儿子碍眼，打发他于书馆中歇宿，家中事多有不知。到如今，因做亲在家，又见儿子媳妇做亲闹热一阵，自个儿心里亦甚热，时时做出娇娆态度，与客人磕牙撩嘴，甚是不堪。

一夜，初夏时分，寡妇熬不过，见儿子媳妇进屋闭门，遂起身上楼贴于儿子窗前，伸舌将根纸弄一个洞儿，朝里窥探。

且说屋内床上两个小人儿，蹲身而坐，皆是赤身露体。贵梅取一杯香茶，双手递与小儿道：“请茶。”

小儿道：“你先尝之。”贵梅笑着吃了半口。小儿接来吃了，直起身来着贵梅道：“可睡乎？”贵梅点头，欲灭了灯，小儿阻止道：“看见何妙？需仔细弄！”

寡妇屏了呼吸，舔了口水，只瞧那乐事。

只见小儿那阳物又细又短，媳妇见了不甚满意，却亦无奈，小儿将那物置于户口边上研磨，那媳妇微微张口，脸色红肿，许是动情了，少许，便支撑不得，紧紧凑将上去，小儿将那命根入了进去，因太短，媳妇狠命前凑，以图爽意。

二人一颠一颠的，煞是有趣，寡妇看在眼里，火在心头，探手插入牝内，用指头儿启那桃瓣儿，这一拨弄不打紧，立时内里痒起来，将指头尽根没入，插抽起来，心里直道：“我这紧扎扎的东西，却如此闲置不顾，实忒可惜！”

再往里瞧，还见小儿仰身在床，媳妇跨上腰间，小儿在下动也不动。直急坏了上面那人儿，贵梅阴中热痒，怎忍得这般痛处？情不能禁，遂将嘴亲小儿，小儿含

住不放，媳妇又是一阵乱摇，。小儿抵挡不住，一仰身倒了下去，竟自泄了。

这时，只闻得媳妇道：“瞧你这般模样，如何使我受用？”

小儿亦不答话、少顷，呼呼睡去，媳妇不得尽兴，仍借灯拨弄那小小阳物，望其复挺，怎耐命根儿似没气一般，软软的，派不上用场，贵梅无奈，叹气睡了。

寡妇见此，暗自思忖，小儿自不中用，媳妇如何得过？料想小儿年纪尚轻，日后必不如此，不必深思，自悄悄下了楼了。

且说这寡妇自见了两小行那云雨更不自禁，白日里当房客眉来眼去，怎奈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近日那些房客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没一个知他的心事！

小儿曾桐一日问媳妇道：“吾娘如此行事，只怕店将砸了，如何是好？”

贵梅笑而不答，小儿很是恼火，又道自己好歹亦是读书人家，母亲出头露面做歇家，实不雅。

一日，对母亲说道：“此家全亏母亲支撑，但做客店，服事亦甚辛苦，不若歇了，叫阿喜开了别样店，省得母亲劳碌。”

寡妇听了，怫然道：“你这饶裕是那来的？常言道：捕生不如捕熟，怎舍着这生意另寻，想是媳妇怕辛苦，立这主意。”

那小儿只说声：“不关事。”就退出去了。

自此，寡妇便与贵梅作尽对头，厨灶上偏要贵梅去支撑，自坐于中堂，偏偏搽讨水要贵梅送去，稍有怠慢，便行叱骂。

且说道宇被尤氏整日因于家中，不得出门，几年下来，家道已贫，小儿汪思虽有双亲束管，怎耐脾性难改，终日在外逛达，尤氏见了，难免哀声叹气，这一日，道宇趁机道：“不若让我再去做那营生，亦好接济妹妹。”

尤氏闻听，仔细思量了几日，想了长此以往，终不得办法，只好由他去，遂道：“可且去，红鞋底之恨怨我难忘，洁身自好，切记在身。小儿自有我把持，勿牵挂。”

道宇闻言，心中窃喜，忙凑足银两，择吉日起程，离去。

这一日，周寡妇恰好在堂前闲坐，见一人跨入店堂，遂起身相迎，细却是那个令他相思断肠的房客，几年不见道宇，今日越发英气十足，心头早已乐开了花，却又憋着怨气，叹道：“只当你死了！”

道宇堆笑道：“死不了的，怎舍得下你？”

寡妇忙将道宇迎于后偏房，正在攀谈，贵梅拿茶出来与婆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五回 两姪久别如新婚

诗曰：

每想双肢举，尝思半臂横。

碧泽深深入，幽溪细细行。

上回言及寡妇与道宇在后偏房相对而坐，正欲叙别后情形，贵梅拿茶来与婆婆吃，见有人，便要缩脚。

寡妇道：“这是汪道宇，旧时主顾，便来相见何妨？做甚腔！那二年，你已不小，许是忘了不成？”道宇抬头一看，这妇人，眉弯新月，鬓绾新云，樱桃口半粒丹砂，判犀齿一行见玉，罗衣怯重，草草一枝娇艳醉春风，挑眉笑开，盈盈两点秋波澄夜月，正是：

当起来卓女，解佩有湘灵！

道宇定睛细瞧，半晌，贵梅有些脸红，他才缓过神来，忙起来作了一个深揖，头上直相到脚下，一双脚又小又直，比周寡妇先时又好些，心有所动，然与寡妇初逢，不忍丢他一旁，遂说道：“本店尚有这般娇艳人儿，我怎未曾瞧见过？”

寡妇道：“适才与小儿成婚，那几年不曾照面却是常理，日后够你瞧的。”

言罢嘻嘻一笑，贵梅早羞得两颊晕红，一折身溜出了偏房，随手带上门。

寡妇与道宇谈笑一阵，送去灶屋拿了酒盏，二人对饮起来。三杯下肚，道宇已略有醉意，笑道：“真乃前世有缘，法可曾记得那只红鞋底儿？”寡妇道：“何曾忘却？只问今日是否带来？”道宇道：“早成碎片了。”

道宇遂将尤氏如何发现囊中鞋底，又如何留他在家，近几年不得相见之事细勤道出，寡妇闻听，道：“只怨我当初不曾让你留下，终成憾事，倘留下了，本妇人几年亦不曾这般焦愁。”

言毕，露出悲戚之色。

道宇慰道：“难怪你这般苦楚，但今夜乃是你我的好日子，勿再伤心。”

此时天已黑，恰曾桐有事出了店堂，寡妇急急地关了店门，缩回后偏房，又将木门扣牢，这才回转身来，道宇趁寡妇关门之机褪了衣裤，那阳物竟直挺竖了起来。

寡妇到得近前，道宇一把揽入怀中，狠狠地亲了一个嘴儿，解开寡妇衣带，道宇欲一并褪下，寡妇忙按手道：“且慢！待我将三张酒桌儿并了，再褪不迟。”

寡妇直起身子，晃晃荡荡去搬那桌儿，那有动静，道宇遂跟了上去，伏身在后，一边伸手在前，扶住酒桌一齐用力，桌儿搭齐，寡妇一跨上去，仰身而倒，玉腿大开，道宇见中衣未退，不甚尽兴，爬上前去，欲扯下那遮着的绸缎儿，怎知寡妇两腿开着，那般用力，也扯他不下，遂道：“此时逗我！到时叫你好消受！”

猛一用力，那中衣竟从缝儿处裂开，只见那个紧挑趂，白嫩嫩的东西露了出来，细看，内里竟有银丝般的水珠儿在动，道宇看不过眼，虎扑豹跃压下，寡妇便“呀”的叫开来。

道宇这时才爬了上去，谁知寡妇竟翻身覆了过去，将那阴户贴着桌面，道宇急煞了眼，欲火难竞，那能揪得住？等了这么多年，竟遭此调戏，遂伏身上背，将那阳物歪歪斜斜插进了那玉户，虽不能直捣宫门，倒有八分满足，如此一来一往，抽动了几十下，不觉渍鬚作响。

你道寡妇如何？竟张口叼住酒桌角儿，出不得声，道宇在上央求道：“娘子，当放手时需放手？”

寡妇挣脱出来，仰身而卧，借窗外微光，看见道宇那宝贝儿，竟与以前不同，又粗又长，心中十分中意，伸手把那火热热的阳物握在手里，遂使劲的套弄，来回伸缩，只见阳物猛的涨了起来，足足有一尺见长，遂又将之狠命地套了几套，寡妇再也忍他不住，媚眼中，荡起阵阵春光。

道宇的手，在花丛中揉擦，瞧见寡妇，抵挡不住，挺起宝物，对着那缝儿，“叱”的一声刺入花房，寡妇犹如干柴遇烈火，刹时烧遍全身。

寡妇熬了几年，一日时光，岂有不快活之理？遂朝上耸动，呻吟起来，套着肉

棒，没命的套动，道宇只觉阳物被寡妇那肉唇儿咬合，一松一紧，欲搅翻五脏六肺，哼哼呀呀直叫，兴起处，猛一提力，突的压下，直顶深处寡妇那经这般抽扯，咿咿呀呀，浪声不断。

道宇见此情景，遂道：“可曾快活？”

寡妇连喘气，道：“快活死了！勿停歇，如此这般死去倒也快活。”

且说贵梅倒茶离了偏房，独自回得房中，问得楼下浪声浪语，知是干那事，便想熄灯，入帐睡了，那知心头甚痒，如何安息！遂悄悄下得楼来，摸黑朝寡妇偏房探去，到得窗前，搬一竹凳，立于上面，舔破窗纸，贴近一瞧，只见婆婆仰身而卧，玉腿分开，一肉棒插于户内，一进一出，内里汨汨流淌，直垂下地，那汉子将婆婆一对玉腿架于肩上，手托两股，正狠命冲撞，一阵唧簋水声，弄得贵梅心花怒放。

贵梅立于凳上，大气不出，只看那趣事，想着自个儿年纪轻轻，那嫩户儿若经此大独大送，也不枉做人家一场媳妇儿！怎耐自己那家子无这能事，真恨初时选错了人家。

再细瞧时，屋内两人已换了方位，那汉子已仰身躺于桌上，婆婆爬将上去，那阳物硬挑挑竖了起来，那龟头鸭蛋大小，尾根稍细，却也一把不住。

贵梅欲火扑窜，饥渴难耐，忙伸手插入内裆，摸自己那小嫩缝儿，但见婆婆跨上，骑于汉子股上，持手儿将那长而大的物件，对准他那阴门，突的一蹲身，阳物尽根没入，复又上下套动，两人一齐用力，只闻得桌脚一阵乱响，贵梅循着拍子，伸那手指尖将入嫩穴深处，顶那花心，竹凳晃晃荡荡，贵梅那里顾得？

此刻，屋内桌腿打颤声，屋外竹凳叽咕声，浑成一片。

稍后，忽闻婆婆道：“夜里你只前来，仍往旧屋，你且看着。”

道宇道：“只是那曾桐察觉如何是好？”

寡妇道：“小儿出店，想来此时不归，定不回，单媳妇不碍事。”

道宇道：“吾且正门而入，不吃那越梁之苦。”寡妇身下正痒得厉害，吃吃一笑，道：“今夜不妨，待明日你仍得越梁而过，也趁此消消他的火气，避避闲人耳目。”

贵梅一听“越梁”二字，心中疑惑，细想，登时明白过来，原来往年婆婆与这汉子夜里本只隔一梁，如何越他不过，想到此，心如雨打花时飘飘扬扬一般，不停的跳动，忙缩手去抚心口，不想身子一晃，竟一摇一摆跌了下去，只闻得“咣当”

一声，那竹凳也倒了。

贵梅吓了一跳冷汗，顾不得扶直凳子，一撒腿溜开了去。

且说这屋内二人正一快一慢悠悠的插抽着，忽闻得窗外响动，立时停了下来，寡妇惊问道：“甚人？”

无人应答，却闻脚步声远去，心想事已露，料想小儿不曾归来，外人瞧见无甚要紧，但心里终是放不下，欲开门瞧个究竟。

道宇正上兴头，那容他停歇，道：

“管他个甚？且弄过这一回，再说下文。”

言罢又是一阵狂抽滥捣，直把寡妇弄得浑身酥软，瘫了下去，内里阴精一阵狂抖，早已溢出体外，那阳物经一灼烧，忽的一挺，也自泄了。

双双揩干滑液，穿戴完毕，又是一连几个亲嘴，说不尽许多绸缪之情，分别之苦，尔后开了偏房，寡妇送至门边，几番牵挂，心头似余火未消，但想夜里自去，只好作罢，上得楼梯，一步一回首，其情依依，我见犹怜。有词为证：

月色浸楼，短烛荧荧悄来收，两点春山愁未解，悠悠，望得伊家见始林，弯风竟绸纪念，恼同金情兴未用，只角声残空帐望，休休，一股离恨向东流。

且说贵梅回到房中，进得帐子，仰身而卧，适才婆婆与那汉子百般乐趣，萦绕心头，料想自己大好时光，本该夜夜欢心，没想那小男人对那事冷淡，即使俯身上去，也甚不中意，见那物，又短又小，既是纳入自个儿那嫩穴里，也只如小虫爬进，毫无冲闯之意，但见那汉子，其物又粗又长，如自身有福消受，岂不美死。

一想至此，贵梅遂脱了裤儿，将下处那物摸擦起来，愈是摩擦，内里愈痒，怎堪受得？又将纤指头并了，仰身插入，死命顶那花心，无奈纤指甚短，抵他不得，忆起婆婆适才与那汉子言之：“夜里将去汉子床上受用，如若自个儿先去何如？”

想到此，贵梅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六回 贵梅趁机弄云雨

诗曰：

情种到处喜骖鸾，欲灭撩人思未安

且说贵梅打定主意要占婆婆的窝儿，愈是春心荡漾，忙将纤指拔出，在帐上揩净，直起身来，将门缝儿开了一开，正能瞅着那偏房。

时值二人事毕，婆婆送道宇至门口，即回转了身，这道宇自上了楼梯，进得房门，这屋婆婆所住房子邻近，与两小人所住之地甚远。

又苦熬了一阵，贵梅瞅见道宇进得屋子，又掩了门，心中甚是焦渴，料想婆婆一时不得回屋，遂壮了胆子，推门而出，贵梅蹲身向前艰推移步，过婆婆房前，更是小心，到得道宇房前，便抬头朝屋内张望。

此刻，汉子正仰身躺于床中央，自把衣裤褪个干净，且用双手把玩起那阳物，贵梅看在眼里，心中痒痒，一时竟呆住了，忽见那物陡然一扬，直挺挺竖了起来，煞是可爱，料想那美物，若与他那嫩户擦挤一回，不知那般消魂？

贵梅心花怒放，不觉穴儿处湿一片，伸手一摸，沾沾可爱，心中越发狂喜，暗想：“如若此刻去与那汉子交欢，定能一路顺畅，直捣花心，但恐婆婆上得楼来撞见，又恐汉子见外，遂犹豫不定，复又抬首观望，此刻那汉子已仰起身，双目紧闭，似在打盹，呼吸渐长，而股间那物，正昂扬而立，好不惹眼。

贵梅那里等得？颤颤的推开门儿，隐隐靠向床沿，道宇似曾惊醒，贵梅稍放开胆子，伸手去拨了阳物一番，却见那物似一根不倒金枪，晃了两晃，依旧直立，不曾歪了半分。

实则道宇假意睡着，他只当是寡妇来逗，就任他玩耍，不曾睁眼，贵梅早已心火上窜，那顾得这汉子是否真睡着，忍不得吐起香尖，去吮他一下，道宇只当那妇人要吮其阳物，顿时兴起，少顷，那鸭蛋眼儿处竟冒出水花，只待骚妇来舔食了去，且当贵梅已熬他不得，竟自爬上床来，跨身骑于汉子股上，那阳物正抵得阴户上面，贵梅自握手中，耍弄多时，自身下处已春水汪汪，却还按兵不动。

贵梅一手套那肉物，一手自覆于嫩穴儿上，如此这般，半晌，实难忍受，瞧那

汉子虽粗气急喘，却仍未醒来，遂将那硬物慢慢送入肉缝中，只入他一半截，即受不得，内有虫子叮咬一般，忙急急地深进，着实套个尽根，摩弄了一回。

且说道宇再伸手将妇人揽于怀中，翻身在上，摸那奶子，怎的这酥燥乳既小又硬，与寡妇那松跨大奶，差别甚大？心中疑惑，睁眼一瞧，原来是先时递茶那俏媳妇，遂道：“大胆娘子，怎的是你？”

贵梅道：“受用不得怎的？”

道宇道：“受用得，受用得，瞧你红唇粉脸，双目传情，底下那物又窄又小，消受起来，岂不爽意。”

贵梅做尽娇媚之态，只乞讨汉子大弄一回，道宇已不堪忍受，遂即紧紧搂抱，将那阳物弄入，只觉得阴户狭小难容，直待了二十余下，稍稍滑溜，于是一深一浅，缓缓提起，贵梅笑道：“为何郎君此物，如此之大，竟把我内中塞得甚满，而又坚久不泄，莫非有甚灵膏异药，抑何美快至此！”

言罢一阵狂耸，道宇笑道：“常弄这活，自是炼之有加，有不得道之理？”遂又自首至根，一连冲顶二千余抽，贵梅纤体欣接，只管盈盈喘笑不已，道宇又一阵狂抽大撞，贵梅惊骇道：“再狠入，小妇人真死了！”道宇那里顾得，只管抽送，贵梅吸吸乱动，正战至欢心，不提防寡妇在楼下喊道：“上屋干甚吱吱作声？”

原是二人酣战，阁中大响，恰逢寡妇欲上楼来，这一声喊，正给二人报个信儿，贵梅知婆婆厉害，便想偷空溜走，但见四方大屋，只有一个出口，由此逃出，定让婆婆撞个正面，犹豫间，婆婆正进得隔避屋内，想必即刻就入汉子屋中。

道宇尚未尽兴，又不愿被寡妇瞧见，更不愿意放这小妇人溜走，忽见屋角一空置米袋，心生一计，跳下床拾将起来，低声冲小妇人道：“你且暂避于此，待我将你置入帐后，躲了这一关，三更即可与你欢畅。”

贵梅倒也乐意，赤身钻了进去，道宇一手提起，藏于帐后，回头一看，寡妇已踏进屋中，又转身将木门扣得牢牢实实，道宇忙缩入帐中，寡妇自是不曾察觉贵梅，伸入帐内，擒过道宇一只手，抚其腰间，道：“瞧你这饥渴样，早已春心发动，我要央你做个撮合，你可肯么？”

道宇道：“要我做个蜂蝶常绕，事亦不难，只不知以何相谢。”

寡妇道：“求你常来于此，省却我这骚痒之痛，你道如何？”

道宇心想：“只为那小妇人，我且倘不愿离去，”遂道：“妇人之言，正合吾

意，我且生意间隙，日日在此，图个爽快。”

寡妇微微含笑，解松裙带，搂住云雨，那话儿肥肥腻腻，宽宽松松，却溪水甚多，湿湿温温，弄起来滑滑溜溜，甚是畅意，道宇适才且未尽兴，此刻兴发如狂，急急尽根送入，为之盘旋顿挫，约有五百余抽，寡妇浪声叫道：“我的亲亲乖小肉，只道你能耐十足，如要怜人痛痒，倘或弄死了我，轮不得你偿命的哩。”遂两手把那屁股紧紧扳定，下面臀儿不住的耸起相凑，正是：

云当旷后心尤荡，战到酣时兴愈浓。

道宇忽地把阳物拖出牝户，急得寡妇不能忍耐，连声骂道：“短命的碱，我以冰心玉操，一旦被污，仅要作耍弄人么？”

道宇含笑，不动如故，寡妇无可奈何，只得哀恳道：“心肝儿，这般滋味如何忍得？还不快动，只怕我当真死了。”

道宇一头探手挖那阴户，一头答道：“我知趣的妇人儿，晓得你久旷之后，欲火大，放你徐行休养，作一番庭战，以尽欢娱，何消这等着急？”

遂尽根顶入，狠命狂抽，一口气就有千余回，乃问道：“宝贝儿，可以罢休么？”

寡妇笑喘吁吁，娇声应道：“乐则乐矣，当余我再为驰骤，未可已边。”道宇道：“我之本领如何？可中妇人之意么？”寡妇道：“先夫三变，不足以抵郎之一度，自婚以来，从未历此妙境，甚是间遍体酥麻，魂灵儿都被郎摄去矣，幸勿再问，任尔狂荡可矣。”

道宇遂把金莲高高提起，一深一浅，急鼓冲突，狂荡久之，既尔，又把寡妇放起，推开绣枕，着令翻面覆卧，双膝跪席，道宇自跪于后，双手捧腰，又是一阵狂抽滥插，寡妇唧唧呀呀，呻吟不绝。

且说贵梅藏于袋中，躲于帐后，早已阴中发痒，难伸难缩，遍身欲火如焚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七回 寡母偷妹儿正捉

诗曰：

凤鸾乍合，鸳鸯重聚。

害去儿郎，依旧狂兴。

上回言及贵梅躲于帐后，久旱不雨，春心勃发。顷刻难持，只得把那双股夹牢，倾着耳内，只闻得那汉子连连抽顶，不计其数，婆婆到了爽舒之极，也咿咿呀呀乱声叫快。

至此，贵梅觑着两人欢恋之状，越发觉得骚痒异常，十分难过，心里直哀道：“狠心短命的冤家，你们只顾自己快活，却使我怎么难捱！”

二人事毕，婆婆并无回房之意，乃与汉子交股而卧，帐内闲聊，天微明，贵梅恐露身，从袋中挣脱出来，悄悄溜出了门，回到自家儿房中，那寡妇亦彻夜未归，贵梅因昨夜那般乱折腾，反反复创，早已精疲力竭，钻入被盖，少顷，即呼呼入睡，不题。

不期这日，儿子曾桐回来，夜间闻得母亲房中似乎有人走动，仔细听去，又似说话，甚是疑惑，调头问媳妇，贵梅想：婆婆与那汉子之云雨事，若有所察见，曾桐将道宇扫地出门，也坏了自己的好事，遂道：

“有甚人走动，如此疑神疑鬼，倘真闹起来，看你如何是好？”

曾桐不言语，但终未释疑，次日，拉住小厮道：“前日又到甚人？”

小厮道：“荆州汪道宇。”曾桐又道：“在那厢？”小厮道：“在楼上。”于是带曾桐去瞧了一回。

时值正午，屋内无人，曾桐推门而入，见此屋与母亲屋只隔一楼板，板屋高，似有攀援痕迹，遂起疑心，立即摔门而出，往上得顶楼，沿一阁子朝下俯望，一瞧：那隔板右首架旧的半边在尘有寸许厚，半边似揩净的一般，暗自思忖：这还了得，好歹乃书宦人家，岂能容母亲如此丢人现眼？至此，乃对母亲无言，终日不欢。

又隔了数日，曾桐觉汪道宇日日住上厢房，皆闻得母亲房中似有人走动，且夹絮着语声，一日，遂对母道：

“入冬风大，欲将屋于皆打上顶阁。”

寡妇抵他不过，曾桐寻了母亲楼阁而来，二话没说，即在那上面慢了天花板，屋梁上下空处都把板镶住，使那汉子夜里不得而入。

寡妇一时焦虑，没气处，竟寻了贵梅出气，贵梅时时忍着，并不当丈夫说，丈夫恼时，他只道：

“母子天性之思，若彰扬，也伤你体面。”

但是客伙中见汪道宇当日久占，也有愿为周寡妇好的，有没相干的，前日妒他，如今笑他，抢意在小儿面前点缀，又在外面播扬，曾桐自父逝后，自负读书装好汉的，如何当得？又加读书辛苦，害成气怯，睡在楼上，终日成病，卧床不起，听得母亲在下面客人说笑，好生不忿。

那寡妇见儿子走不起，建议叫汪道宇挖开板过来，病人没睡，偏听得清，一声一个死道：“罢，罢！我便生在世间也无颜！”

看看丈夫恹恹将尽，贵梅衣不解带，愁苦不堪。

到底恋及夫妻情份，且近日觉察腹中踢动，料是孕身无疑，孩子岂能没了父亲？遂对曾桐疼爱有加，每每熬毕了药水，一勺勺亲自喂夫服下。

曾桐虽有药饵，却不道气真药般，到将死一日，叫贵梅道：

“我病体不能起，当初指望读书显祖耀妻，如今料不能了，只是必属本分端庄，在这里却没好样，没好事可做出来，又无阵出，为怕日后出乖露丑，不如待我死后，竟自出身。”

又叹气道：“我在日尚不能管你们，后更不能。只是要我争气，勉强三年。”

言罢，泪如雨下，贵梅也垂泪道：

“官人你既宽心将息，还有好日，即或不好，我断不做失节妇人。”

曾桐道：“只是说便容易。”正说话间，母亲进来，遂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多分不济，是母亲亲生，为母亲死，只是孩儿死后，后嗣无人，可把店关了，清闲度日。贵梅并儿女，我叫他改嫁。”

又对贵梅道：“我死后母亲无人侍奉，你若念我恩情，出嫁去还作母子往来，不时看顾，使我九泉瞑目。”

寡妇听了，料想是自个儿惹煞了小儿，方费睇绝疾，心底着实慌了一阵，掉了几滴泪，道：

“还不妨，你好将息！”

到夜，曾桐又猛听得母亲房中响了一声，便恨了几眼，一口痰塞，登时哽死，可怜。正是：

夜窗羞滴岂风篇，疯结翱骨叹不痊。

梦断青云伸去路，空余知抽泣蚊天。

此时哭死了贵梅。次日，那寡妇一边哭，一头去问汪道宇借银子，买办衣余棺材，希图留住汪道宇，那汪寡妇得陇望蜀，既然出五十两当日使用，又时时用钱赏物小厮阿喜，丫头小妹，又叫寡妇借表表名世，把这些客人茶不成茶，饭不成饭，客人都至外店去了，他竟做了当家主，公然与周寡妇同坐吃酒。贵梅自守着孝，终日哭哭啼啼，那里来管他，只是汪道宇常在他堂边，张得贵梅满满缟索，越觉好看，好不垂涎，忆起那日未完之事，难免近前打趣，贵梅虽忌恨婆破气死夫君，对那汉子却是不嗔不怒，意犹未尽，难免频送媚眼，道宇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

是夜，道宇与寡妇自吃了酒，又搀扶这妇人回房中，连亲了几个嘴，道：

“日夜不曾逛逛，今夜且放我出去闲溜一趟，顺路捎些衣饰与你，如何？”

寡妇闻听此言，想汉子多日不曾送些花花布料，遂道：“你且去，勿需走远，恐我这寡妇人牵肠挂肚，随便甚珠，捎些便回。久等不归，怒我把你露宿檐下，且快去快回。”

道宇应一声，便出了店门，在巷一杂铺寻得一丝巾，立时转回，回得店下，却不曾上楼，竟直去了灵堂，此刻月影稀依，贵梅静坐灵前，一身素白，煞是惹眼。

贵梅亦远远瞧得汉子溜达，忙低下头去，扯着衣角，吮着舌尖，胸内小踢蹬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，道宇瞧见小娘子这般畏怯，甚觉放心，忙三步并两步，跨至近前，俯首道：“不必这般沉痛，你且身子要紧。”

且说贵梅日里哀痛，倒是没给邻里瞧着，夜里孤宿一人，甚是难熬，一想七七四十九天，遥遥无期，更是心灰意冷，不想这汉子甚解人意，如此这般宽慰，再忆那日未完之事，心中难免痒痒难受，当下道：“只你惜吾身，何故今日才到？知你日日快乐，与那婆子厮守，怎生记得娘子贱体？”

言毕满脸通红，道宇因寡妇屋内候着，不便久留，也不及挑逗之辞，说不出甯

话，拉起贵梅便要云雨，贵梅嗔道：“相公方逝，汝即与汉子灵棚云雨，怕不适宜？”

道宇道：“怕甚么！”等不及，把过衣裤急褪而下，贵梅多日不曾交欢，亦娇气急喘，道宇挽住贵梅，亲一个嘴道：“心肝，你且脱了衣物罢。”言罢替他除了簪鬟，脱了衣服，露出酥胸，道宇道：“毛腰儿，一并除去。”贵梅急急依从，道宇又道：“膝裤也除去。”

贵梅把膝裤除下，露出一双三寸多长的小脚，穿一双凤头小红鞋，道宇道：“只这一双小脚儿便勾了人魂灵，不知心肝这话儿还是怎的，快脱了裤儿罢了。”贵梅道：“到帐子去，吹灭灯火，下了帐幔，那时除去。”

道宇恐寡妇察觉，遂道：“火不许灭，慢也不许下，裤儿万万留不得，这个要紧。”两个扯扯拽拽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八回 贵梅灵前恣淫乐

诗曰：

相思想新知何日，此时此意不忍分

上回言及汪道宇与贵梅于灵前扯拽不休，贵梅抵不过这汉子，即被脱得一丝不余，灯也不曾灭掉，露出那紧揪揪，白嫩嫩的户儿，道宇不见则已，一见便忍将不得，阳物直竖，约长尺许，也脱得赤裸裸了。

贵梅道：“到户里去，不知死也活也，不知甚的有趣也。”两个兴发难当，道宇把这小妇人抱至案上，那妇人仰面睡下，双手扶着阳物欲推送进去，怎的推得进去？第一件，贵梅年只十六，毕姻约时，第二件，他又不曾产过孩子，第三件，道宇这又大，那头儿似鹅蛋，昂首而立，甚是吓人。

当下妇人心痒难熬，望上着实销魂，道宇再一送，直至深底，再不容发，户内塞满，贵梅早已酣美之际，口内啊呀连声，抽至三千多回，贵梅叫道：“且停一会，吾有些头昏。”

道宇正干得兴头，那里肯停，愈加激进，三快一慢，九浅一深，招招用尽，妇人闻得身下唧唧有声，身子摇摆不停，似在浮云中，道宇快活难当，不顾死活，两个人按捺不住，便对泄了。

二人和做一处，滚将出来，刻许方止，此一大战，如二虎相争，不致两败俱伤者存矣，贵梅对道宇道：

“心肝，我自出娘肚皮，不曾经这事这般有趣，我那先时相公，止有二三寸长，又短又细，送了三五十次，便瘫做一雄，原道男子家皆如此，上次你与婆破偏房酒桌上那般云雨，吾才知世上竟有这般巨物，岂不期盼。”

道宇惊道：“窗前跳倒，原竟是汝？”

贵梅道：“是敢！心肝这奇大无比，处处塞满，又难得泄，真个快活死也，吾那日藏于帐后，瞧你与婆破推来耸去，恨不得夺你回来，至今挑红裤儿还不曾洗净，夜夜梦你，不能够着实弄，若当初与你做了夫妻，便是没饭吃，没衣穿，也拼得个快活受用。”

道宇道：“你这话儿又嫩又紧，真的有趣。”两个话到浓处，兴又动举，此次道宇仰卧，贵梅跨身上去，双膝跪于两侧，将那又长又粗的物件凑准缝儿，因户里充溢流物，不需用力，只一下，便尽根没入，贵梅双手顶抱，玉颈高昂，一顿一起，实则难忍，遂一起一落，处处采花心，方如受此。

如此这般，只二百有余抽，贵梅便香汗淋淋，支撑不得，起落缓慢，不解户中奇痒，道宇一个翻身，腾将起来，将小妇人压于身下，竭力抽送，贵梅那般受得，咻咻吸吸。

正欢处，道宇忽抽出阳物，滚至一旁，不理娘子，贵梅那里忍得，叫道宇道：“吾的亲亲汉子，小娘熬不得了，你快进娘那户里去，让我一个快活，便爱死了。”

道宇这才抱了贵梅，连亲四、五个嘴。在户边研弄，不放进去，小妇人便又似求告爹娘一般道：“吾的心肝，吾的亲亲心肝，小娘子熬不得这些，快些入进去还好，再这一会儿，便真要死了。”

道宇只是不入，故着睡状，贵梅又道：“天杀的，短命的，怎的不放进去？你

道我死不去，让我如何消受？”求告了一回，毒骂一回，道宇这才把指尖去摸那牝户，却如浓涎一般，牵牵连连，才昂然而立，直入穴到根里去。

贵梅大叫一声，瘫了手脚，如死了的一般，只凭他干，口里不停的咿呀连声，抽了四、五百回，一泄如注，贵梅好个爽意，微笑道：“好心肝，真个会弄哩，没想亡了相公不几日，便有这般快活。”遂取一巾儿，当下拭个干净。

道宇披衣在身，才忆起与寡妇有约，如今倒误了两个时辰，回去且如何谎说，再则忆起出巷购得那丝巾甚是漂亮，料想寡妇会欢喜，就告之路途遥远，走得五个来回，才觅得这一丝巾，想必会谅之，急遍兜寻那巾儿，怎的不在？忙四下搜寻，瞧见贵梅正拭那户儿，手中之物正是千寻不待万寻不遇的丝巾带儿，忙一把抢夺在手，嗔道：“怎用此巾拭那滑物？不见这儿是递与那寡妇拭汗之用，怎能如此？”

贵梅见此，知误了汉子心意，却见那汗水巾已湿透，如何送得？忙拧一拧，复擦拭一翻，方净些，道宇接过正欲离去，贵梅一把扯住道：“一有空隙，你须便来，不要走了别路。”道宇道：“领会得，不需叮咛。”两个又不忍相别，汉子捧定小妇人的香腮，着实咬了几口，又吐出丁香，与他吮了一番，贵梅不忍，竟又腾手去捏他那物，汉子阳物跳起来，贵梅瞧见，心痒痒，哀告道：“急煞事，不想小娘子这嫩户儿不抵婆婆那物滑溜？与小娘留下，何如？”正是：

两人初得好滋味，朝朝暮暮难别恼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九回 寡妇灵前观云雨

诗曰：

春花彩蝶灵前舞，惹得寡奴欲难禁。

且说周寡妇自放了汪道宇上得巷中，左等右盼不见踪影，心急火燎，遂自去灶屋复温烧酒，添了条，端至上屋，又候得约莫一个时辰光景，仍不见其影子，心中疑惑，莫是去了烟花巷不成！料想不如此，但心中终不畅意，死猪一阵，便自个儿昏昏睡去。

刚躺下，突闻叩门声，忙迎出，拉栓开门，立于正中，不想来人却是一新来房客，姓赵名官，亦是荆州人，当初道宇来时，二人早已熟识。

寡妇不见了那汉子，气塞喉头，冲赵官问道：“可曾遇着汪道宇？”赵官瞧他这般模样，心中明白了七八分，便打趣道：“不曾见。料想娘子等得急，不若老夫陪了，也解个近渴，何如？”

寡妇闻得此言，将此人自上而下打量一番，道：“凭你，想中老娘意不成？趁早死了心，省得心烦。”赵官嘻嘻笑道：“小人不得而细，只那汪汉子与小妇人早混上了，怜你耐得急了，才出此下策，不想你倒死心眼儿，反污我贪你颜色，实则笑话矣！”

周寡妇闻得此言，不觉大惊，道：“你道汪汉子与小妇人厮混，只问那小妇人系谁家女子？”

赵官道：“我且不明言，你自去小儿灵前察看，便心知肚明了，何故一恼死问？”言毕，自上得楼去，扔下寡妇。且说周寡妇闻这汉子之言有板有眼，心下早已凉了半截，忙急急出了院子，也不返手扣门，直朝小儿灵棚而去，一路如疾风吹过。

当下到得灵棚，便听见里面有一男一女说话声，遂猫着腰，轻移莲步，避于灵棚后，定眼看个究竟。

透过一条小缝儿，只见贵梅赤精条条，端坐于案上，道宇赤裸着身，立身于案前，对贵梅道：“小娘子的活儿真今有趣，又紧又嫩，我这阳物进入，若被甚咬住一般，好生爽快！”

贵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妨又与我弄弄，况你在此，料婆婆不知，何不趁机快活快活。”

道宇听罢，略略点头，遂将贵梅那对金莲儿，起搭于肩上，用那硬物，轻轻滑入贵梅户内，刚进入时，甚觉得艰难，贵梅轻轻叫痛，道：“心肝，你且轻柔些，先经你弄过，尚有些疼痛。”

道宇听之，便缓抽轻送，觉得通体酥痒，口内咿咿呀呀，不住的叫，道宇上体前倾，用脸贴于贵梅胸部，将嘴一张，不住吮吸那娇美双乳，乳晕艳红动人。

道宇一抽一耸，那雪白双乳，犹如粉红的仙桃，随之一起一伏，道宇象待仙女般，愈加爱抚贵梅，如此这般，微搥舞动数十下，待贵梅兴起，流出秀水滋润花房，道宇才顶往花心，贵梅急道：“心肝，射中花心了，快些抽送了罢。”

道宇情浓兴急，遂尽力抽送，那话儿又大又长，且是箭箭中红心，弄的贵梅浑身麻木，鬓乱纵横，吁吁香气扑上道宇的脸，两腿乱颤乱蹬，瓷意鸾颠凤倒，溶溶仙汁，滴入牡丹花丛，踏乱落英一片。

且说这寡妇，在外偷看良久，毕竟气得浑身打颤，牙齿咬得“蹦蹦”直响，本欲上前揪他个正着，但转念一想：“那汉子怕早有意于贵梅，况我这是个妇人，如何将他把持得住！”只这一想，便又气忍一时，不便发作，观望起来。

贵梅腾身下来，双手扶于棺木上，那汉子立于身后，细细揉那对白嫩耸立的乳峰，少顷，又将那肉棍儿直入牝内，抽送起来，那肉棍穿梭于两股之间，直抵花心，搞得户内唧唧作响，弄得贵梅浑身酥软无比，快活难当，贵梅嘴里哼哼呀呀，淫声浪叫不止，大叫：“有趣，有趣！”

道宇见此，淫兴大增，一边猛抽，一边问道：“小乖乖，何以这般有趣？”

贵梅道：“吾自出娘肚皮，便未曾这样有趣过，好心肝，别只顾言语，抓紧才是，你要有本事，尽管使劲入，要是把我那花心儿捣碎才爽哩。”

道宇见他如此骚然，大悦，便轻轻抽送，后来遂入进不动了，贵梅觉得户内瞬间又有千百只寄虫在叮咬，热痒无比，浑身不安。他那里受得了，只得娇滴档的央告：“我的亲肉达达，怎的不干了？我可痒得慌哩。”

道宇见他开口了，心中窃喜，便道：“小乖乖，你亦不怜惜我，我得松口气，才有力气干。”

贵梅一手扶着棺木，一手伸入胯下，用力揉搓花心，口里又嗷嗷地叫起来，仍不能杀痒解兴，便把臀儿向后一凑，又连根吃掉了，又向前一耸，便吐了出来，如此这样吞进吐出，足十个回合，道宇有些不忍了，便道：“小乖乖，甚是痒得厉害么？我便来为你杀痒？”

贵梅正欲说出，只听“啊”的一声，道宇已将那肉棍整个伸了进去，由于用力过火，顶得花心隐隐作痛，骚痒全无，贵梅打了个趔趄，又双手扶着棺木，便道：

“我的亲肉达达，能着实再入我一回么？”

道宇双手搂着贵梅的柳腰。对着玉牝，绷着脸，一阵乱戳，抽得花房颤颤，花心欲裂，贵梅咬牙，死命忍受，约莫弄有四五十抽，贵梅咬牙合眼，遍麻酥麻，如迎风杨柳把身子东摇西摆，又把两股一颠一掀，全力迎合，一个如渴龙见水，嗽嗽直叫，一个如饿虎扑羊，猛劲十足，好一场淋漓尽致的酣战！

周寡妇看着，只觉得牝内忽地作怪起来，着实难禁，把那津屡咽，更将两只脚儿紧紧夹牢，支吾了一会儿，再侧只耳细听，只听得响声不绝，恰像泥鳅泥淖，又如猪吃槽水之声，听得正入声之时，忽觉下身一阵凉，伸手去摸，湿漉漉一片，竟能拧出水来，再一摸牝户，淫水长流，淌个没完，自个长叹一声，“唉，老了不中用矣。”

那寡妇正在无奈之际，忽见案头有一红烛，眼儿一亮，顿时喜上眉梢，伸手拿了过来。欲知这寡妇拿红烛作甚？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十回 观云南欲火焚烧

诗曰：

露出一团情甚好，吹开两片意未休。

且说那寡妇正无奈之际，忽见案头有一红烛，眼睛一亮，顿时喜上眉梢，伸手拿了过来，隔着裤子插进牝户，来回搅动，触及花心，爽遍全身，口里竟哼呀出声来，抽有几十个回合，觉得费力，遂坐了下去，把两腿分得大开，那红烛被布包着，软软的，恰似玉茎，抽动起来，一点亦不觉痛楚，又自个狠入，轻重适当，回回直杀痒处，全身酸痒，遍体酥麻，再把双蚌合闭，忘却身外只顾狠力抽插，尽心享受

快活，待那佳境来至。

再说贵梅与那汉子，一阵猛顶狂抽，足有二千多回，竟把棺木移有三尺开外；二人全然不知，只管抽送，只听那汉子道：“小乖乖，要更欢心，得换换手段。”

贵梅道：“你说的何尝不是，久而生厌，那有好味儿？”

言罢，贵梅双手反背执于棺木，道宇托起两条白腿，那茸穴张得老开，一张一阖，似鱼吐水一般，照准了，一顶，连根没了，又是一阵大抽大送，抽得牝户唧咕作响，那妇人如杀猪般的嚎叫。

再说那周寡妇，愈入愈觉得有趣，又用了些力，如捣蒜妊，那淫水流得满手都是，口里一个劲儿哼道：“爽也！趣也！”正上兴头，却听得“咚”地一声，原来用力过猛，烛竟从中断了，老妇人大骂一声：“活见鬼了，这没灵性的红烛，竟亦扫老娘的兴！”

说毕，周寡妇把手里那截烛置于案上，伸手去讨另一截，却没讨着，忙把塞进的裤脚扯出，一瞧，湿淋淋的，中间竟弄了一小孔，如红烛大小，而另一截方在牝户中，那妇人暗自好笑，复蹲下，一闭气，秃的一声，红烛掉进裤内，顺手又置于案上，瞧了一下，见那二人生死酣战，长叹一声，竟自去了。

贵梅与那汉子，又一阵狂风骤雨，不下千回，接战不休，两个一掀一顶，倍加狂荡，弄得气喘吁吁，香汗淋淋，贵梅被弄得死去复来，星眼朦胧，玉肢酸软，恰像未杀死的鸡鹅，瘫在棺木之上，白生生的一片，道宇看那白臀儿，光光肥肥的那种妙物，鸡冠微吐，如初发酵的馒头，中间多了一道缝儿，那缝儿又鲜又红，又嫩又腻，唇片高突，四周浪水淋淋，泛着白光，抹了一下嘴提起两腿，又是一阵乱戳，足有千回，谁料肉一紧，道宇心一急，竟自泄了。

贵梅亦瘫在棺木角旁，道宇便仆了上去，张着嘴，吐着气，活像一条死白猪，歇息良久，道宇道：“小乖乖，该畅意罢，我可差点累死了。”

贵梅道：“你这边天杀的，我丈夫尚未下灵，顿却来此禁地诉我犯丧，不知可有好报否？”

道宇在他胯下搂了一把，又把奶子狠捏一把，方道：“你这骚婆娘，自己把持不住，岂能怨我，我不来为你解兴，道不定早痒死了，你应谢才不是。”

言罢，道宇佯装生气，起身套上衣服。

贵梅见此，急了：“我的心肝，我可故意逗你哩，要是你不来，我忍受得了，

谢你便是，再说我那官人命薄，如今死了，可不更如意否？”

说毕，贵梅搂着道宇的颈脖：在那面上咂得噎噎直响，又道：“时辰不早，你也该去了。”

二人便皆着好衣服，贵梅又道：“这里尚亮，路上可暗着哩，待我为你点盏红烛，探路好走。”

道宇谢过，又道：“我的乖乖，以后我便常来。”

贵梅闻言，更加欢喜，忙来至案边，伸手去摸那红烛，竟骂道：“遭天杀的，红烛竟成两断了，定是耗子咬得。”

道宇过来一瞧，大笑道：“你瞧这红烛，水淋淋的，活像在水里浸过一样。”一摸，滑腻腻的，一嗅，一股羊臊味儿，好不恶心！再瞧那截，上面沾满尘土，又细得多，好生怪人！

贵梅拿过那截没沾尘的红烛，用火点了良久，方才点燃，递与道宇，又道：“管它哩，只要能探路便是。”

道宇接过，又在贵梅粉面上亲了一番，方才离去。

道宇回到寡妇屋内，周寡妇早已卧床而睡，侧着身子，把那白花花的臀儿朝着外边，把头埋向里面，道宇点燃了案上的油灯，又吹灭了红烛，便床头坐下，一伸手，触及到一团冰凉的东西，一瞧，原来是周寡妇的裤儿，又嗅那味儿，与红烛上的味儿差不多，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，暗自好笑，又怕他不悦，便脱去衣裤，挨着周寡妇躺下了。

此时，周寡妇那能憋住？翻过身子，把那玉茎狠狠捏了一把，道：“狠心贼，到那去厮混了，看你这家伙，如蔫茄子一般，定偷吃腥来着。”

道宇嘻嘻一笑，不作言语，伸手把那牝户一摸，雷击一般，只见那软郎当的家伙涨硬起来，如铁杵一般，道宇翻身压了上去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十一回 久弄寡妇终无味

诗曰：

最难测者是人心，沉复相龁别正淫。

多少痴迷从厌起，无情反认有情深。

话说道宇触及那牝户，雷击一般，那软儿郎当的家伙，如铁杵一般，即翻身压了上去，周寡妇却不悦，一翻身，道宇便落了空，周寡妇道：“死贼囚，如今有嫩草吃，可把我这老妇给忘了，我得好妹教训你才是。”

道宇又把身侧过去，在那雪白的奶子上捏了几捏，摩抚一番，道：“我的心肝，即忘了爹娘，也不能把你忘了，心肝，为何裤子竟湿那般？”

周寡妇粉面红晕，埋向一边，羞羞答答，真是老妇床上喊痛，装处哩。见他避而不答，也不再追问，便又道：“心肝达达，我道个笑话与你听。”

周寡妇闻言，搂着道宇颈脖，娇滴档道：“我的亲向达达，快快道与我听，难得听一回哩。”

道宇在周寡妇粉胸上一划，眼儿眨了一下，方才道：“有一支红烛置于案上，一耗儿见之，甚觉得好奇，竟从中咬成两截，又吐满唾津，瞧，就是这支。”

言毕，道宇伸手把那截蜡烛拿了过来，送与周寡妇，道：“嗅嗅，好一股鼠臭味儿。”

周寡妇一把接过，扔出老远，道：“死贼，这有甚好嗅？老娘让你嗅个够。”

说罢，把两股分开，露出那高堆堆，胀蓬蓬，紫艳艳，滑腻腻的缝儿，缝儿中间，水流唧唧，滑滑的，粘粘的，若银丝粉一般，好不人爱！

道宇见之，如获至宝，翻身压上，双手捂其肉峰，来回揉搓，几个来回，便觉得没趣，周寡妇这奶子虽大，却耷拉成团，如一坨烂泥。

道宇又伸手去摸那光滑肥腻的小肚，白生生的，软柔柔的，恰似一团白面，又再往下摸，触及黑茸茸的一撮毛儿，上面被淫水打湿，粘连成片，活似一杏烂草饼，再向下，触到一道缝儿窄窄的，光光肥肥，玉穴大开，翕翕然然，紫艳艳，红鲜鲜，玉穴之处，淫水泛溢，打湿了香被，再瞧那两条玉腿，白白的，活像两条白萝卜，

那三寸金莲，小巧可爱，好一个骚发发的寡妇人！

道宇提起阳物，在那牝户中沿擦一番，弄得周寡妇酥软难当，叫道：“我的亲向达达，别再蹭了，快些入进去罢！”

道宇按兵不动，道：“痒么？”

周寡妇双眼合闭，又道：“怎的不痒？快些为我杀痒解兴罢。”

道宇身子一耸，只听哧的一声，那肉棍全然已进，没了影踪，这妇人历经多少云雨，玉牝却总又紧又暖，像女子一般，道宇这一入进，便把玉户塞得满满的，蚌夹一般有趣，阳物热烙无比，道宇大叫道：“有趣也！有趣也！”

那妇人亦觉浑身酥麻，爽利无比，禁不住把腰枝乱摆，把臀儿乱颠，口里浪声浪气不绝，大呼道：“爽快！”

道宇淫兴大发，对准花心，连抵进，回回杀痒，实干实打，弄得床脚吱吱作响，秀帐东摇西摆，刹时间，户内水响声，床摇吱吱声，口里哼呀声，声声入耳，连成一片。

足足弄有两千余回，那妇人觉得尚不解兴，遂叫道：“我的心肝，可用力再于，老娘痒死了！”

道宇又抬起一只脚，扛在肩上，两股交叠，那肉棍来回抽动，回回中红心，弄得那妇人叫爹叫娘，快活难当，只听他道：“我的心肝，这一招如此厉害，是何招术？”

道宇一边猛入，一边答道：“此乃老汉耕地，亦算得上我的绝活了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好，你有多大能耐只管使将出来，老娘可享用得了。”道宇一咬牙，狠狠猛入，回回直杀花心，又弄有千余回，道宇又架起双脚，对着牝户，又是一阵狂捣，弄得那妇人活一回，死一回。

约莫又弄有一个时辰，道宇渐渐不支，抽送一次比一次轻，一次比一次缓，那妇人觉得仍不解痒，遂翻身放倒道宇，令其仰卧，那玉茎冲天。竖将起来，妇人腾身跨上，照准了，向下一压，秃的一声，便把那肉棍连根吃掉了，又一起一坐，来来往往，狠命打桩，套得响声一片，又把柳腰摇摆，让那肉棍来回搅动，直杀痒处，好不快活！

那妇人弄得有两千余回，方才住手，遍体香汗淋淋，气喘吁吁，浑身无力，瘫成一团，倒在道宇身上，道宇也早已精疲力尽，躺在那里，喘着粗气，二人瘫在一

处。

良久，道宇方打起精神，搂过周寡妇，又在其粉脸了亲了几口，方才相拥睡去，不题。

且说道宇，与周寡妇，贵梅，都已得手，久而久之，亦觉乏味，寻想着：“这家子只有二妇人，何不让你典卖了财产，与我一道回我老家去，我亦可得银两细软，不妄在此辛苦一场。”又一想：“这老妇人，倒成了拖累，要他寡妇去做甚？不如让周寡妇典卖了房产，再伙与贵梅盗去银两细软，结伴而去，让那老妇人落个人财两空，岂不乐哉！”

这日，道宇便对周寡妇道：“亲娘，我看你媳二人，日子亦不好过，不如典卖了房产，随我同去老家，我妻子已逝，可续你为妻，我儿子亦可娶得贵梅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再说我们亦可长相厮守，恩爱白头，快活一生。”

周寡妇觉得在理，连 点头称好，又道：“等我物色好卖主，便典去房产，与你同去。”

道宇道：“亲娘，勿要操心，我已物色停当了，只管快快出面商讨才是。”

周寡妇道：“物色是何人？”

道宇道：“就是同乡赵官，他一心想买去搞些生意，何不高价典与他？”

那妇人道：“依你便是，不如我们这就与他商量。”

二人便去寻那赵官，一见赵官，周寡妇便说明来意，赵官好生欢喜。商讨良久，以八百银子成交，事后，赵官便设宴款待那一家子与道宇，周寡妇、贵梅、道宇遂赴宴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十二回 二人畅欢寻奸计

诗曰：

祸淫福善理无讹，反笑奸人作孽多；

恩怨岂无酬志日，满门只寻财色计。

且说这日，寡妇将店子典与赵官，然赵官早看好店子生意，心中甚欢喜，遂摆下佳肴美酒，宴请那寡妇三人，席间，觥筹交错，好生热闹，赵官劝道宇多吃了几杯，多有些醉意，贵梅遂扶道宇睡去。

那寡妇见之，不得言语，摇头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入暮残年，日子怎么熬得？”遂与赵官罗嗦几句，各自回房去了。

且说贵梅，将道宇扶回房中，欲抽身出门，不想被道宇紧搂于怀中，挣脱不得，便对道宇道：“怎生得如此，婆婆要是知晓，可不得了哩。”

道宇笑道：“知晓又怎么，恐他打骂你不成？”

贵梅不语，道宇又道：“我的亲肉乖乖，真的傻得可爱，那日我与你在灵棚行那云雨事，早已被他察觉了。”

贵梅一惊，道：“你怎的晓得？”

道宇笑道：“那晚我去他房中，见他裤儿温湿，嗅之，恰似那红烛上的味儿。”

贵梅又道：“岂不是他真的去过灵棚，且见了你我行那云雨，顿时欲火难禁，又不便进入，而用红烛止痒？”

道宇将贵梅搂的更紧，笑道：“是也！是也！既如此，又何妨呢？”

贵梅点点头，笑而不答，道宇遂抱起贵梅，放倒在床，道：“心肝，你这几日花心照命，若得与你长久衾共枕，受用着你这标致美人，亦不枉来世一趟。”

言毕，遂卸下贵梅衣裤。自个儿也脱个干净，一手勾了贵梅粉颈，一手伸去摸他牝户，但觉得光软如绵，如似温酥馒头一般，挖个指头进去探探，紧暖柔腻，妙得很，煞是有趣，遂道：“乖乖生得这般妙品，丰隆光润，柔滑如脂，若我能终身受用，乃我前世修来福份，如今我娘子已逝，不知你肯跟我否？”

贵梅撅个小嘴，娇滴档地道：“跟着你，岂不便宜了你？况房子刚典，尚有八百两银子。我还未享用哩！”

道宇听罢此言，倒给他提了个醒儿，思忖道：“贵梅想有此意，银子尚在寡妇房中，若骗得到手，岂不成一箭双雕？”遂对贵梅道：“你且愿意，莫如想个法儿，

将银子全部弄到，便逃罢了。”

贵梅道：“有甚法儿可想？”

道宇沉思片刻，道：“你且不急，待我说来，次日天明，你须早起，顺惠水城方向而去，在途中等着，我自想办法，将八百两银两骗到，与你相会。”

贵梅又问道：“如若被婆婆觉察，岂不是糟了？”

道宇笑道：“甚话？你且放心便是！”

二人笑笑，道宇便扒上身，道：“我的亲娘子，你动也不动，待我弄你个爽利。”遂腿压着腿，不住地乱迭。

贵梅笑骂道：“好个浪淫货，这样骚得紧。”口内虽如此说，下面不知不觉也有些发作，默 暗咽涎唾。

道宇知他已有兴，蓦地提起两只金莲，笑道：“待我做个和尚撞钟罢！”

此时贵梅已调的心内火热，神魂无主，凭他做作，道宇遂挺着阳物伸将过去，贵梅掀开半边。扶他凑在牝上，道宇就是一刺，秃的入进，贵梅顿闪一下，不慎那物耸入门，周围裂痛，连忙伸手捻住了，热如火，硬如铁。便道：“心肝，你且慢用，奴有些痛！”

娇啼婉转，甚觉可爱，道宇听了，遂软软轻轻，浅送轻提，温存多时，渐渐滑落，已入佳境，心肝宝贝儿乱叫，道宇挺身驰骤，直刺花房，弄得贵梅如风中卷絮，腰臀底摆，四肢颠簸，叫快不绝。

贵梅淫兴大发，阴户内犹如虫钻一般，把个臀儿高高撅起，一迎一凑，道宇骚兴亦起，遂发狠顶了一阵，贵梅口里哼呀直叫，下面亦唧唧有声，浪水直流。

弄有两个时辰，道宇渐感体困力乏，口内气喘嘘嘘，道：“心肝，受用我死了。”嘴里是说，但抽送渐慢，贵梅急了，遂翻身爬起，推倒道宇，腾身跨上，照准阳物，用力往下一桩，被紧紧箍住，间不容发，妙不可言，遂在上面连蹲几蹲，伏身于道宇身上，脸偎着脸，吐送丁香过去，含于道宇口中，吮了几吮，道宇以舌答之，彼此合来吐去。

道宇不禁勃然，又腾身而起，将贵梅压在下面，叫道：“我的心肝娘子，好标致的人儿。”紧紧抱定了，发狠送了千二三百余抽，泄了。

道宇连叫有趣，遂又咬住嘴唇，将舌儿含砸一会，方才揩拭，侧身交股，并头而眠，欲知次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十三回 得计谋划间尽欢

诗曰：

解带色已战，触手心愈忙。

那识罗裙内，销魂别有香。

且说二人云雨几番，便交股而眠，道宇思绪纷乱，未免不得入眠，熬到天明，见贵梅仍鼾声大作，睡意正浓，但时不待人，遂推揉贵梅玉体，几经推掇，贵梅方才醒来，忽的记起昨夜所言之事，便匆创穿衣束带，下得床来，不及梳洗，便启门，立于门首张望，见婆婆未起，且听得呼噜噜鼾声不止，遂转身至床前，将嘴凑过去，吐过舌儿，吮咂一番，对道宇道：“我的亲肉乖乖，我且先行一步。”言讫，转身出门而去，霎时便没了脚步声儿，不题。

且说这道宇，自贵梅走后，又待了一刻，思想贵梅已走远，遂匆创穿衣裳裤，收拾些衣物带着，来至寡妇门前，闻得那寡妇仍鼾声如雷，便双手叫门，大声道：“亲娘，不好了，贵梅他不见了，快起来寻寻去！”

寡妇被这声音振醒，睁开朦胧睡眼，稍抬起头来，道：“甚人？大早叫些甚么？”

道宇闻之，复又惊叫道：“大事不妙！你家媳妇不见了！”

寡妇听得真切，急急翻身起床，忙里出乱，竟只着了下装，出得门来，满脸惊奇，那雪白奶子，抖个不停，道宇见之，已垂涎三尺，抢步上前，一把将寡妇搂于怀中，伸手揉那奶子。

寡妇急了，便开口骂道：“真个骚达子，你倒说，贵梅去那里了，昨晚与你同睡，怎的会不知去向？”

道宇答道：“我入睡太深，怪早上醒来时，他已没了影儿，见他的衣物全不在，料是去甚地方了，如今你我分头寻去，你到东，我到西。”寡妇依言转身回屋，穿了上衣，出门急步而去。

道宇也起身即行，没走几步，但见寡妇已翻过一座小山，没有人影儿，遂折身回房，径直去了寡妇屋内，将床下木箱拖出，用铁棍扭断锁环，急取出银两，全装入布袋中，遂将箱盖上，放回原处，欲出门而去，又见床上接着些衣物，一看，乃是自己赠的，便又转去，将其一扫而光，只留先前那一方汗巾儿，收拾停当，方才夺门而去，不题。

且说这寡妇，一路走来，一路问，并无甚音信儿，便觉得没趣，又晌午已至，腹中无食，咕咕直叫，思忖道：“料未朝此去，何必瞎寻，莫如回去一日后再寻不妨。”遂转身返回。

行至门前，便见屋内狼籍一片，衣物全无，方知已上当，想到箱中之物，遂蹲身下看，顿时傻了眼，那锁环被折断，箱中亦没有半两银子，人财两室，遂放声大哭，引来赵官及邻人，问道：“怎的如此痛哭？”

寡妇指指箱笼，道：“箱中银两被偷！”偷字儿刚出口，便浑身瘫软，倒于地上。

赵官见状，忙抱他上床，手置其鼻孔下，觉尚有气息，遂央邻人请得一郎中，经把脉，已无药可救，果不消一刻，便气绝身亡。

邻人皆不知为甚人所干，亦并未报官，之中赵官尚明白几分，但闭口不谈，遂买了棺木，将其掩埋了便是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道宇，约行三十里路，便追上了贵梅，当下喜不自胜，将腰间银子抖了出来，对贵梅道：“何如？手段高明否？”

贵梅双手勾于道宇颈后，嘴对嘴儿，叭叭啜了数十下，道：“心肝，不想真的能行，爱煞我也！”贵梅牵着道宇手指，犹小孩般，蹦蹦跳跳，行着。

又有二三里路程，到得一草坪，草虽密丛众生，然秋已至，便黄而枯萎矣，贵梅对道宇道：“郎君，想你累矣，就此歇歇罢！”

道宇笑道：“心肝，真领吾意！歇歇便是。”说着，二人放下行装，同坐于草坪上。

贵梅笑道：“我如今甚是高兴，爱你得紧，须得一乐。”

道宇笑道：“我亦高兴，如此之事，岂能少得？”遂勾了贵梅粉颈，贵梅早吐过舌儿，送入道宇口中，不住吞进吐出，犹如小狗吃奶，叭叭直响。

片时，道宇推倒贵梅，急急解去其裤儿，又自个儿褪去，那阳物早已坚挺昂然，如个棒槌般直竖，遂压在贵梅身上，将那阳物在牝户来回研磨，勾得贵梅欲火难禁，骚痒难耐，见道宇并不入将进去，遂骂道：“该死的，痒死奴了，怎的不入进去？”

道宇又擦弄片刻，方才照着那道缝儿中去，紫艳艳的美品一顶，那阳物便入进去了，抽了几抽，贵梅觉胀得难过，便叫：“郎君，且慢慢的弄。”说着，淫水流出，一股浪水儿，更觉得阴户里边宽润，遂摆动柳腰，喘吁吁的叫道：“我的心肝，你入的我爽死了。”

当下，便又搂过道宇的头来亲嘴，道宇也搂着贵梅的颈项，娇娇心肝的叫将起来，道宇又挑起贵梅衣服，伸手摸那肉峰儿，贵梅道：“我的心肝郎君，你给我咂咂才好。”

道宇听罢，遂用口衔住，用力频砸的贵梅一阵酸麻，兴又大起，遂翻身扒将起来，按道宇于身下，腾身胯间，双足紧夹，将阳物凑进牝户，顺势坐将下去，阳物已被连根吃掉，一起一落，打起桩来。

贵梅忽高忽低，狠命的一套一套，不顾花心捣碎，道宇亦一掀一颠，拼命耸动，亦不顾将阳物折断。那阳物顶到花心，贵梅便哼呀乱叫，柳腰摆了几摆，摇了几摇，正在销魂之际，忽听一阵草响声，不知是甚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下一回 回目录

第十四回 妻妾同戏鸳鸯梦

诗曰：

欲知别后欢畅景，尽在今宵共枕时。

且说道宇与贵梅弄的正酣，忽闻一片草响声，道是有人来，便抬头望去，但见一只兔儿，在草丛中活蹦乱跳，二人不理不睬，遂又干将起来。

道宇对贵梅道：“心肝，我们来玩个隔山讨火，何如？”

贵梅答道：“怎的叫隔山讨火，奴不曾知晓，望郎君传授！”

道宇笑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如今与你弄的便是。”随即令贵梅转身立起，弯腰前俯双手撑着，道宇立于身后，扳开两股，露出那话儿，娇滴档的浮起，遂将阳物凑拢，对着那缝儿直戳，移至正中，用力一耸，秃的进入五寸，又一送，便没了根，遂紧抽慢送，行那九浅一深之术，或高或低，似蜻蜓点水之状，抽的唧唧有声，浪的淫水直淌，只听觉贵梅柔声颤话，哼哼唧唧，心肝乖乖，不住乱叫。

道宇将胸伏于贵梅背上，贵梅即转过头来，吐出舌尖儿，含于道宇口中，不觉凉爽，遂加紧抽送，约有十数下，贵梅叫道：“郎君，奴丢了！”道宇又抽了几抽，便与之对泄，二人穿起衣裤，携手前行。

又是五天过去，道宇与贵梅方才到得家中。

道宇见内房门开着，料妻子在内，遂径直去内房，贵梅跟于其后，妻子尤氏闻得外面脚步声，若是有人来，遂起身行至门首，恰与道宇撞了个满怀，抬头一看，方知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夫君，遂正欲扑将上去与夫亲热，忽的见夫君身后立着一女子，不由的一愣，定神细看，道宇这才道：“夫人，且听我一句，此女乃江湖朋友，姓刘，名贵梅，年不二十，系惠水人氏，今路过此地，顺路来我家看看。”

尤氏松开手，仔细打量，但见：

浑身雅态，遍体娇香，两弯眉画远青山，一对眼明秋水润，脸如莲弯，分明卓氏文君，唇似樱桃，何减白家樊素？

尤氏见贵梅生的这般标致，不免心中也猜疑几分，但闻夫君所言，便没去多理，遂将贵梅让于屋内，将其行囊全卸下，忙又奉上茶水，招呼贵梅用。

贵梅忽的忆起那晚道宇曾说，他妻已逝，如今一见，方知是骗人的话，正欲启口问道宇，但转念一想，即来之，则安之，故没去多问。

道宇装着有事，遂起身出门，贵梅与尤氏拉些家常，谈得甚是投机，道宇得知后甚是高兴，稍后，道宇将真相和盘托出，且将贵梅立妾一事，告之夫人尤氏，不想尤氏满口答应。

尤氏备了美酒佳肴，一来为丈夫洗尘，二来算是对小夫人的接纳，三人同坐，传觥飞液，甚是快活。

吃罢晚饭，道宇微醉，细细端详二人；皆是丰姿绝世，个个露出万种风情，千般韵致，道宇见了，不觉欲火烧身，便倒入二娘子怀中，那二娘子扶起道宇，同归罗帐，共入鸳裳，大家解衣宽带，遂战云雨之欢，正是：

罗衫乍褪，露出雪白酥胸，云鬓半偏，斜端娇波俏眼，唇含豆蔻，时飘韩缘之香，带绾丁香宜解陈玉之佩，柳眉颦，柳腰摆，禁起雨骤云驰，花心动，花蕊开，按不住蜂狂蝶浪，粉臂横施，嫩松松，抱着半弯雪勘测，花得暗窃，娇滴档轻移之三寸金莲，三美同床，枕席上奸两女，双鹅不知梦境襄王，乐意到深处，胜遇了阳台神女。

至此，一夫二妻，甚是和谐，如鱼得水，恩爱无比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扫校

亦凡书库(Yifan.net)

回目录